

HEISHI FUREN

# 黑市夫人



王荣方 唐麒 著

爱情小说系列

广州出版

# 黑市夫人

王荣方 唐 麒 著

广州出版社

粤新登字 16 号

责任编辑 冼 岱 肖 风

封面设计 蒙复旦

## 黑市夫人

王荣方 唐 麒 著

---

广州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东风中路 503 号六、七楼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番禺市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270 千字

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 册

ISBN7-80592-281-0/I·92

定价：12.80 元

# 内 容 简 介

本书描写了才华横溢的青年市长、作家时风，与多位美丽聪慧、性格各异的女子发生的离奇的、错综复杂的爱情纠葛。一场灵魂的大厮杀、一场情欲的大搏斗，谱成了一曲幽幽的悲歌。

对时风充满绵绵情意的舒小薇，从一个天真可爱的纯情少女变为阴险歹毒的少妇；遭人暗算的时风之妻柯瓔瓔性格突变；爱上姐夫的报社记者柯莺莺想当黑市夫人未成而挥泪出走；青年女诗人夏丽娜突然自杀身亡；暗恋时风的前任女市长的女儿上官嫣红的惊人之举；还有从才女变为疯女人的成虹的悲惨遭遇……这多位女子的不同命运七彩纷呈，这始于爱而毁于爱的悲剧震撼人心！本书虽有多条爱情线索，纵横交错，但脉络清晰，环环相扣，出人意料，颇具新意。



时风开完兴稷中学中秋迎新座谈会，回到办公室刚坐定，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就响了。

“时风吗？”一个陌生女人悦耳的声音。

“是的，时风。你是……”

女人银铃般的笑声。

时风讶然。

“我是舒小薇。难道忘了？”

时风热情起来了：“你好，小薇。你在哪里？”

“我在江南物资供销公司工作。喂，下午5点在怡园饭店二楼等你。”

“有事吗？”

“我不愿听你这冷冰冰的口吻。十几年了，难道还不够吗？”

“我晚上有事，能否——”

“不要躲我了！”

电话挂断了。时风摇头苦笑。

江南物资供销公司坐落在市区。经理办公室，装饰得高雅别致，很有气派。

舒小薇抬起玉腕看手表，已近下午4点了。她的心开始慌乱起来。一是时风会不会来，她心里没有底。二是见了时风，不知应该说些什么。是初恋的追忆？是自己不幸婚姻的诉说？还是别后的思恋？

舒小薇端茶杯的手有些发颤。她放下茶杯又拨通了时风的电话。她又挂断了。她心里烦躁、不安、矛盾。

“作好两手准备。准时去怡园饭店等候。”舒小微心里决定着。

时风处理完工作，给副校长李林华打了一声招呼，就来到语文教研组办公室。

“嚶嚶，我去城里看一位老同学，晚饭不要等我。”时风说。

“时校长，你是模范丈夫中的模范。”坐在柯嚶嚶对面的夏丽娜老师开玩笑说。

办公室里一片笑声。

“这，全靠妻子的栽培。”时风故意装出一副滑头滑脑的样子，也赢得了一片笑声。

柯嚶嚶脸红了。她娇嗔地瞥了时风一眼：“有事，你就快走吧。”

兴稷中学是一所省重点中学，坐落在滨江市郊天女山下，距城中心有3公里路程。

时风怀着叙旧的心情，骑自行车，直奔城里。

时风早已知道，舒小微已随丈夫从部队转业到了滨江市。舒小微的不幸婚姻他也有所闻。他没有去找她。他深深地爱过她，也恨过她。他怕惹麻烦。因为柯嚶嚶很爱他。他们的生活颇安定。

怡园饭店气势雄伟，装璜气派，是三星级宾馆。

时风没有乘电梯，而是沿着楼梯，轻松而又矫健地朝二楼拾级而上。在楼梯的转弯处，时风与从二楼下来的一位少妇撞了个满怀。

少妇戴着一副进口的太阳镜，烫着式样新型别致的发型，雪白颀长的粉颈上挂着鸡心金项链，身穿一件质地好价格贵的黑色真丝连衫裙。这紧身的裙衫，将少妇勾勒得凸凹有致，曲线分明，使人禁不住浮想联翩。少妇肩挎一只精致的高级小坤包，脚穿一双白色高跟皮鞋，使她显得黑白分明，风韵种种，高雅富贵。

少妇摘下了太阳镜。眼前的时风，1米80的身高，白净的脸上最吸引人的是那双十分深沉迷人的眼睛。他上身穿着白色短袖衫，系着一条黑领带，下身穿一条笔挺的米色长裤，脚穿一双黑

色锃亮的皮鞋。“你……”双方都露出了惊喜之色。

“真是‘士别三日，当刮目相看’了。”时风笑着说。

“你不也是一样吗？大作家，校长，正县级。”舒小微满面春风。

两人调侃着，并肩走上二楼的雅室。

这是一间仅有三平方米的小间。里面装饰得雅致温馨。一切都准备好了。小圆桌上，酒菜丰盛精致。

舒小微打开茅台酒的瓶塞，分别给时风和她自己的酒杯里斟满酒。

“时风，来，为我们分别13年后的相聚干杯！”舒小微说得真诚且温柔。

“干！”两人碰杯后仰脖而尽。

舒小微忙着给时风夹菜。时风端坐着，双眼直直地盯视着舒小微。她忽然变成了少女。中学时代……

皑皑的厚雪。阴沉的天空。不见行人的原野。舒小微和时风从班主任办公室里出来，已过5点了。他俩是同路。“这么冷的天，冻死人了。”时风边走边嚷着。

“想热吗？”舒小微说，“赛跑呀。”

“好呀，咱们比赛。”

舒小微和时风，像两只在雪地里撒欢奔跑的兔子。

“哎哟——”舒小微一脚踩空在麦田沟里，摔了个大跟斗。她喘着大气，呻吟着。

时风跑到舒小微身旁，喘得说不出话来。

“你……你摔……摔痛了吗？”

“痛……脚踝痛……”舒小微坐起来说。

“别动。我帮你按摩一下。”时风在舒小微的左脚踝处按摩起来，还不时地用力抻抻她的左脚。

“哎哟，痛死我了。你的手脚真重。去你的！”舒小微说着，冷不防伸腿一踢，时风摔了个仰面朝天。舒小微拍手大笑。

时风躺在雪地里，假装发出疼痛的“哎哟”声。舒小微爬到时风身旁，急切地问：“踢痛了吗？我替你揉揉。”

时风一把捉住舒小微的手，猛地坐了起来，直视着她。舒小微慢慢地缩回自己的手，害羞地低下头去。

“时风……你有没有听到同学们背底里在议论我们俩……”

“随别人去议论。”

“嗯，时风，你，你喜欢我吗？”说着，舒小微两颊发烫，心跳着，背对着时风。

“喜欢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真的！”时风要去拉她的手。

舒小微站起来就跑。

夏天。浪漫的夏天。

“时风，快躲进我的雨衣里。这么大的雨，要淋坏身子的。”舒小微急急地说。

“不要紧，雷阵雨马上就会停的。”

“好，要淋雨，我们一起淋。”舒小微负气地揭掉顶在自己头上的雨衣。

风，更狂了。雨，更猛了。炸雷，撕碎了天宇，摇撼着大地。天，暗下来了。

“小微，看你淋成这样！”

“我情愿。你呢？”

“好，我服了你。”时风说。

两人躲在雨衣下，紧挨着身，顶着暴雨，踏着淤泥，艰难地走着。又一个撕人心肺的响雷，炸响在他们的头顶。

“风——我怕——”舒小微惊骇地抱住时风，将自己湿漉漉的头靠在时风胸前。

“别怕，有我在你身旁。”时风竭力安慰着说。

“我冷，冷……”舒小微嘴唇发紫，脸色煞白。

时风抱紧了舒小微发抖而滚烫的身子……

“吃菜呀。”

轻柔的唤声把时风从历史的隧道中拽出来。

舒小微“噗哧”一笑：“你愣愣地看什么呢？”

时风连耳根处都被舒小微的话窘红了。

“我在看这菜，这酒……”时风掩饰着说。

“其实，我知道你在看什么。”舒小微盈盈笑语。“喜欢吗？”

“喜欢说不上，怕，倒是真的。”时风点燃起一支云烟。

“怕？不是你怕我，而是我怕你。怕你这个铁石心肠的人。”舒小微幽怨似地说。

“其实，小微，你今天不该这样破费。老同学嘛，简便些不是更好？”时风调转了话头。

“今天是我请你，一切应由我安排。再说一瓶茅台酒大不了130多元钱。”舒小微飞给时风一个媚眼，呷一小口酒。“况且，我今天请的人，也不是一般的人，我有什么舍不得呢？”

时风自顾抽烟，目光不时地躲避着舒小微。

舒小微也停住话头，用一汪秋水般的大眼睛，研读着此时此刻、此情此景中的时风。“你有些不自在？”

“喔。我没什么。”时风平静地说。

时风此刻的冷淡，使舒小微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她的眼泪慢慢地流了下来。

“小微，你怎么啦？”时风像变了个人似的，柔声地问。

舒小微从坤包里掏出手帕，拭了几下双眼，抬起头，朝时风

浅浅一笑：“我心里高兴。”

雅座里的空调，发出“咝咝嗡嗡”的微弱声响。壁灯、吊灯发出七彩斑斓的光来。灯下面的人的脸，变得时而亲切，时而陌生，时而和蔼，时而狰狞，时而朦胧，时而清晰。

本来面对面坐着的时风和舒小薇，此时已靠坐在一起了。

“风，现在生活幸福吗？”

“很好。……你呢？”

“我？”舒小薇的眼里开始闪着粼粼泪光了。“风，我至今还是个处女！”

舒小薇此时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。她双臂趴在时风的右肩膀上，头，深埋在自己的臂弯里，无声无言地流着泪。

时风用手轻轻扶起舒小薇，让她坐直了身子。“小薇，我理解你的心情，同情你的处境。但是，小薇，你应该勇敢起来，该断则断。你还年轻，应该去追求属于你的生活、你的幸福。”

“谈何容易？能由着我吗？”舒小薇端起酒杯，一饮而尽。接着，她给自己杯里倒满了酒。“来，时风，咱们干杯！”

几杯酒下肚，舒小薇满脸绯红，话也说得无拘无束起来：“我恨你，风。”

“小薇，我们该走了。”

“走？对，我们该走了。”

时风和舒小薇走出怡园饭店，已是华灯灿烂了。大街上，汽车、摩托车、自行车，车的潮流，汹涌而来，滚滚而去。

刚走出怡园饭店，舒小薇就吐了几下，但没有吐出脏物，仅是一些清水。

“我心里憋得难受。”舒小薇脸色泛白，双手按住胸口，轻揉着说。“我们回去吧。”

“你能走吗？”时风说。

“你就忍心让我这个样子独自回家？”

“好吧，我送你。”时风扶着舒小薇坐好在自行车后车座上。

“住在蓝园新村 13 幢 301 室。”舒小薇说着她的住址。

时风的车，从来没有像今晚骑得这样慢，这样稳。他怕跌坏或吓着舒小薇。舒小薇两手搂住时风的腰，脸紧贴在他的背上。

“风，你真好。”

“小薇，松开手，快到家了。”

“嗯。”舒小薇将时风的腰搂得更紧了。“我醉了。地也在转了。”

舒小薇的卧室。

舒小薇躺在床上，睡得很沉。其实，此时的她头脑很清醒，连时风的鼻息声她都听得清清楚楚。今晚她虽然喝了半瓶茅台酒，却只有三分醉意，但她装醉装得很像，不露蛛丝马迹。她心里明白。她要看时风究竟怎样对待自己。

时风掀亮打火机，找到了电灯开关。室内的灯亮了。

“真是富丽堂皇。简直像现代行宫。”时风审视着舒小薇的卧室，自言自语。

“渴，我渴。”舒小薇翻了个身，嘴里喃喃自语，由高渐低。

时风急忙走进厨房，提起水瓶一摇，空的。他苦涩地摇了摇头：“标准单身女人的生活。”

时风点燃了煤气灶。望着煤气灶窜出的白色的光焰，心里突然慌张起来了：“我是在干什么？要是她丈夫回家看见了……”时风顿时出了一身汗。

“热、热……空……调……”舒小薇在轻声喊。

时风又打开了卧室里的立地式空调。

丝丝凉意注满全室。舒小薇仰躺着更舒坦更惬意了。

时风端起茶杯，站在舒小薇床前，不由自主地俯视着舒小薇。樱红湿润的嘴唇，微张着的美目，凸起的乳峰，颀长的大腿，露在外面的醒目的粉红色三角裤衩。

时风端着茶杯的手已在颤抖，喉结发出很响的上下滚动声。他

咬了咬自己的嘴唇，收回自己的视线，仰头微闭着自己的眼睛，压抑着体内滚涌的热流。

时风的这一切，舒小微尽收眼底，喜在心田。

“小微，茶凉了。”时风柔声地说。

舒小微又翻个身，想坐起来，没坐稳又倒在了席梦思床上。

“来，小微，我扶你。”时风的左手伸到舒小微的颈部下面，轻轻将她的头托起，让她的上半身靠在他的胸前，右手端起茶杯，递到她嘴边：“小微，喝些茶，醒醒酒。”

小微似睡非睡，半睁开眼睛，机械地喝着杯中的茶。

喝完茶，舒小微无力地依偎在时风的怀里。

“唉，小微，你以后不要多喝酒了。我看到你这样真是于心不忍。你爱人出差去了？”

舒小微仍是不语。

“好，我扶你躺下。好好睡吧，已经零点了，我该走了。我明天再来看你。”时风站起身准备走了。

“呕——呕——”舒小微发出欲吐的沉闷声来。

“小微，要吐吗？”

“扶我起来，去，去卫生间。”

趁时风搀扶舒小微踉跄地走向卫生间时，她又把两根手指伸进嘴里，直捣喉咙口。

舒小微吐了，吐出了几口酸水。

“来，我扶你去床上躺着吧。”时风关切地说。

舒小微躺在床上，喘着大气，嘴里直嚷胸口难过。

“风，帮我揉揉，我难过，帮我揉揉。”

时风伸出的手又缩回来了。他手足无措起来。

“快，帮我揉揉。”舒小微捉住时风的手往她的胸口上按，在舒小微的操纵下，时风的手机械地在她的胸口上揉了起来。有好几次在她那高耸的乳峰上擦过。

“吐了，揉后，心里好受多了。只是头沉乏力。”舒小微脸一片绯红，她微喘着气，有气无力地说。

“以后还要喝吗？”

“我不喝了。”舒小微微笑了。

“小微，我该走了。”

“几点了。”

“快一点了。”

“这么晚还走？”

“这……你爱人呢？”

“我们已分居两年多了。”舒小微又滚下了两行清泪。“我多么孤独！我怕孤独，风！”

“唉，小微，你够苦的了。……这样吧，我以后常来看你，总满意了吧？”

“不嘛。”舒小微撒娇地说。“难道过去的感情你都抹去了？”

“小微，过去不能跟现在比，我们的角色不同了。”

“那，你……你走吧，走吧，我再也不愿见到你了！”舒小微呜呜地抽泣起来。时风皱了皱眉，叹了口气：“小微，那我走了。”

“你走！你走！”舒小微哭泣着倒在了床上……

昏昏沉沉中，突然，一道闪电，撕破了夜空。接着是撼天动地的一声滚雷，雷声过后，狂风大作，像大海的涨潮声。又是一个滚雷。雷声还没止，雨，像发怒的猛虎，从天而降。

“我怕，风——”舒小微惊骇地紧紧地抱住时风。趁时风一时不能动弹之际，舒小微把时风拉到床上，将一个个滚烫的吻印在时风那棱角分明的嘴唇上……

时风早已走出房门。狂风呀，暴雨呀，拥抱呀，接吻呀，这些都只是舒小微的幻觉而已。

一场灵魂的大厮杀、一场情欲的大搏斗将被谱成一曲幽幽的悲歌。此刻，前奏曲已经响起了。很多年以后，当时风和舒小微

回味这始于爱而毁于爱的悲歌，浑身不寒而栗……

## 2

时风突然收到了大学时代的女同学成虹的来信。  
这是成虹结婚两年多来写给时风的第一封信。

我的冤家：

你活得好快活，我却活得不死不活。

我现在告诉你，我离了。我解放了。我自由了。

.....

一切还不是因为你.....

你是魔鬼，将我的心，将我的灵魂盗去了。我诅咒  
你！

.....

我，自，由，了.....

你，笑，我，吧！

被你害苦的

被你嘲讽的

被你哄骗的

被你彻底征服的

虹

1987年10月3日

“天啊，她一点也没变！”时风从内心深处发出了一声重重的叹息。

成虹的信令他震惊。他看得出，成虹的信是用血和泪写成的。信中那么多的省略号。信端别样的称谓。信末别致的落款。还有信纸上留下的斑黄的泪迹，被泪水模糊的字迹。

成虹的怨忿之声，成虹的绵长之情，将时风牵系到了她的身边。时风又闻到了成虹那充溢着青春活力的芳馨。

时风和成虹都是1978年初考入省城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的，而且两人被分在同一个班级。当时，时风22岁，成虹18岁。时风是班长。由于时风成绩优秀，特别是他富有组织能力，因而很受系领导的器重和老师同学的赞誉。可是成虹每次单独碰到时风时，总是鼻子一翘，随即“哼”一声，抬起头，骄傲地离去。

一个周六的下午，时风在教室里自修完后走出教室，准备回宿舍去。当他走到二楼楼梯拐弯处，见成虹一人背靠在楼梯的扶手上，手里捧着课本，平生第一次笑吟吟地望着时风。

“班长，我等你有事。”成虹调皮地笑道。

“直说吧。”时风回答得很冷。他对成虹有些偏见。他认为成虹浅薄，矫情。但时风只是放在心里，从未露过声色。

“我有几条内裤浸在盆里好几天了，一直没时间。你能帮帮忙吗？”成虹笑着说。她的脸一点也不红。她说完就下楼去，而且是冷笑着。

时风恼怒了：“站住！”

“愿意了？”成虹回眸媚笑。

“愿意。”时风阴笑着说，“但有一个条件——你把你父母叫到班里，你当着全班同学的面，把你的内裤交给我。我决不食言！”

“你……”成虹掏出手帕，拭了几下开始发热的眼睛。

成虹猛然抬起头来，将一根粗黑且长的辫子往背后一甩，嫣然一笑说：“时风，我服了你。但是，你知不知道，我也战胜了你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不告诉你。由你去想呗！”

时风也不由第一次对成虹露出了笑脸。

从此，两人开始亲密起来。

春天，多情的春天。

一个星期天的上午，正在读大学四年级的时风和成虹，相约来到了一个公园。公园里，新柳抽丝，桃花怒放。时风和成虹相依慢行，款步湖堤，轻越小桥。两人来到堤岸一棵翠柳下的供游人歇息的水泥靠椅前。成虹掏出手帕在凳面上揩了几下，然后两人坐下。

“时风，我们的关系该确定了。”

“什么关系？我不明白。”

“……我们的恋爱关系！”

时风站起来，背对成虹，面向湖中：“不可能。”

“坐下，时风。”成虹说。“我不能离开你。”

“成虹，你常说，爱情是自私的。我已经与璎璎确定了关系，她也正在筹备着结婚用品，你说，我还能怎么样？”

“不。你根本不爱她。我懂你的心。你痛苦。你矛盾。你背上了沉重的社会道德的十字架！结婚，不是问题的根本。根本的问题是爱。你不爱她。你爱的是我。时风，你不要欺骗自己的感情，也不要痛苦地折磨我和你自己。”

“我很幸福。我没有丝毫的痛苦。成虹，如果我们谈些别的话题，我陪你。如果你再谈爱不爱的，我即刻就走！”

“你敢？”成虹死劲拉住已经站起的时风，“坐下，你必须坐下。”

其实，对于柯璎璎，时风也是爱的；对成虹，时风更爱。夜深人静时，时风躺在铺上，常在心里将柯璎璎与成虹反复作过比较：柯璎璎长得漂亮，成虹生得艳美；柯璎璎温柔贤淑，成虹感情细腻；柯璎璎工于心计，成虹富于智慧；柯璎璎学识普通，成虹才华出众；柯璎璎老成持重，成虹办事果断；柯璎璎只求生活